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罗亭 贵族之家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刘淑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罗亭 贵族之家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刘淑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亭 贵族之家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 刘淑梅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17-3064-4

I. ①罗… II. ①屠…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765号

罗亭 贵族之家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作 者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 刘淑梅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87千字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5.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64-4

译者序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 - 1883）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一个世袭贵族之家，是俄罗斯 19 世纪杰出的作家、诗人，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并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 19 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动向，因此，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被誉为 19 世纪 40 ~ 60 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屠格涅夫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欧洲声誉的作家，他的创作为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为俄罗斯文学走向欧洲和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般认为，在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罗亭》（Рудин，1856）、《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9）、《前夜》（Накануне，1860）、《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1862）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

《罗亭》和《贵族之家》进一步深化了贵族知识分子的主题。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了 19 世纪 30 ~ 40 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主人公罗亭身上集中了当时俄罗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俄罗斯文学史中“多余人”的新典型。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受到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够感染并影响周围的人。屠格涅夫塑造的罗亭这个人物是一个鲜活的形象，作家将与自己同时代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都融合到了他的身上。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继奥涅金和毕巧林之后，罗亭这位新的“多余人”形象也值得人们关注，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于同时代普通人的进步思想，才会在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时体验更多的苦闷和彷徨，表现出更多进退两难的思想情绪，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 1859 年发表的，其感人至深、充满悲凉气氛

的情节吸引了众多读者。评论家皮萨列夫说这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余人”，但是他具有了新的特征。拉夫列茨基正直善良，也很软弱；他虽没有罗亭那么激进，但也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模糊地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作品中的贵族少女莉莎也是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贵族庄园的衰败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为俄罗斯贵族阶级的衰落唱出一曲悲伤的挽歌。

目 录

罗 亭

一	3
二	11
三	21
四	30
五	37
六	43
七	56
八	63
九	69
十	74
十一	79
十二	87
尾声	96

贵族之家

一	111
二	113
三	116
四	117
五	122
六	124
七	127
八	132
九	138
十	141

十一	143
十二	147
十三	149
十四	150
十五	151
十六	155
十七	158
十八	163
十九	165
二十	168
二十一	170
二十二	173
二十三	175
二十四	177
二十五	179
二十六	185
二十七	189
二十八	191
二十九	195
三十	199
三十一	202
三十二	204
三十三	206
三十四	209
三十五	213
三十六	218
三十七	221
三十八	225
三十九	228
四十	234
四十一	239
四十二	241
四十三	246
四十四	251
四十五	254
尾 声	257

罗 亭

寂静的夏日清晨，太阳已经高悬于晴朗的空中。田野里仍然闪耀着晓露。刚苏醒的谷地上散发着清新迷人的芬芳气息，而宿鸟则在朝露未霁、悄无声息的森林中欢乐地歌唱。缓缓倾斜的丘岗自上而下覆盖着刚刚开花的黑麦，山岗顶上可以见到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一个少妇沿着通往村落去的小径走着。她身穿细纱白裙，头戴圆草帽，手里拿着遮阳伞，身后远远地跟着一位侍童。

她缓缓地走着，似乎在尽情享受散步的乐趣。前前后后，修长的黑麦临风而动，发出微微的簌簌声，起伏的麦浪，时而涌出一片淡绿，时而闪现出红色的波光。高空中百灵鸟发出清脆的啼鸣声。

少妇从自己的村庄出来，这村庄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子不过一俄里^①。她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子女，非常富有，和自己的弟弟——已退役的骑兵大尉谢尔盖·巴甫雷奇·沃伦采夫一起生活。她弟弟尚未结婚，管理着她的庄园。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了小村子，在村边一间破旧低矮的小木屋旁停了下来。她把自己的侍童喊到面前，叫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病情。侍童很快就和一位年老体衰有着白胡须的农夫一起出来了。

“嗯，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问道。

“还活着……”老头回答。

“我能进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进屋子。屋子里很局促，又闷又有烟。在暖炕上，有人在蠕动着，发出呻吟。她环视了一下，在半明半暗里看到了一个头裹布头巾的老妇人的一张干皱枯黄的老脸，一件笨重的粗呢上衣一直拖到胸口。她呼吸困难，无力地摊开着瘦骨嶙峋的双手。亚历山德拉·

^① 俄制长度单位，1 俄里 = 500 沙绳 ≈ 1.0668 公里。

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太婆身边，用手指摸了摸她的前额，那额是火烫的。

“马特廖娜，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她俯向暖炕问道。

“噢——哟！”老太婆凝视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呻吟着说，“不好，不好，亲爱的！死期快来了，亲爱的！”

“马特廖娜，上帝是慈悲的，或许你会好起来的。你吃过我给你送来的药吗？”

老太婆痛苦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这句问话。

“吃过了。”站在门边的老头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人了？”她问。

“还有个小姑娘，是她的孙女，可是她老爱跑开。一会儿也坐不了，真是坐不住的丫头。懒得连拿杯水给她奶奶都嫌太麻烦了。我自己又老了，我哪儿管用啊？”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那个医院里去？”

“不！何必送医院呢？反正都是死！罪已经受满了；看来，这是上帝的意思。她是不会离开炕的。她哪能去医院！如果稍一动弹，她就会死的。”

“哎哟，”病妇人呻吟起来说，“漂亮的太太，请别抛下我那孤苦伶仃的小孙女！我们的老爷离得远，而你……”

老妇人咽住了，她已经接不上气来。

“别担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低声说，“一切都会安排好的。看，我给你带来了一点茶和糖。如果想喝，就喝吧……你们有茶炊吗？”她瞥了一眼老头问道。

“茶炊？我们没有茶炊，但是可以想法子找一个来。”

“那就去找一个来，要不，我就派人送一个来。要告诉你的孙女，别让她老跑开。告诉她，这样做应感到羞耻。”

老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双手接过了茶和糖。

“好了，再见，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别伤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抬起头来，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探过身去，“亲爱的太太，请把手递给我。”她含混地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并没递手给她，而是俯下身去，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得留点神，”临走时她对老头说，“你们一定要按照单子上写的那样

给她服药……也要给她喝茶。”

老头依然什么也没说，只是鞠了一躬。

跑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里，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才舒服地呼吸了一下。

她撑起阳伞，正想起步回家，突然从小屋角后驶出一辆矮矮的二轮轻便跑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身上穿着灰色亚麻布做的旧大衣，头上戴着同样布料做的大檐帽。

看到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后，他即刻勒住马朝她转过脸来。他有一张阔大而苍白的脸，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和几乎斑白的小胡子，跟他衣服的颜色颇为相配。

“您好，”他懒洋洋地笑着说，“请问，您在这里干什么？”

“我探望一位女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

被叫做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的人，看了一下她的眼睛，又微微一笑。

“做好事呢，”他继续说，“您做得很好，不过，把她送进医院，对您来说不是更方便吗？”

“她太虚弱了，不能搬动她。”

“难道，您也想放弃您的医院？”

“放弃？为什么？”

“就是随便说说。”

“多么奇怪的想法！为什么您头脑中会有这种想法？”

“您一直和拉松斯卡娅交往，好像受了点她的影响。而用她的话来说，医院、学校——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毫无用处的花样经。行善应当是个人的事，教育也是，这全都是凭良心做的事……好像是这么说的。我倒想知道，她的这些论调是从哪里学来的？”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聪明的女子，我很喜欢她，也很尊敬她。但是她也可能是错误的，我并不是每句话都信她的。”

“您不一概相信她，那就好极了，”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仍然坐在马车上，“就连她本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不过，遇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似乎并不是遇到您一定会高兴似的！今天，您真跟这早晨一样的新鲜，漂亮。”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

“您笑什么？”

“笑什么？如果您能看见，您是带着怎样一副没精打采和冷淡的面容说出您的恭维话的，那就好了！我倒奇怪您说到最后一句时，怎么没有打出个呵欠来。”

“一副冷淡的面容……您，总是要火样的热情，这有什么用处呢？它闪一阵光，冒一阵烟，就完了。”

“那也能让人感到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接着说。

“是的……也会烧伤人。”

“好吧，就算会烧伤人，那又有什么！这并不是坏事，至少要比……”

“好吧，哪一天烧您个痛痛快快，那时我看您怎么说，”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抽打了一下马，“再见！”

“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等一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喊道，“您何时到我们那里去？”

“明天去，向您的弟弟致意。”轻便马车飞驰而去。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的背影。

“真像只袋子啊！”她想。真的，看他躬着腰，满身灰尘，帽子推在脑后，一堆乱麻似的黄头发从帽子底下钻上来，真像一只大面粉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慢慢地朝着回家的路走去。她低头走着。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抬起头来——是她弟弟骑着马向她迎面走过来。他身边走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穿着件淡颜色的敞胸上衣，打的也是淡色的领带，戴着轻薄面料做的灰帽子，手里拿着手杖。他早已在对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微笑了，虽然他看到，她是边走边在沉思，是什么也不会注意到的，一看她停了下来，他便走到她跟前，高兴地、接近温柔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答道，“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正是，正是，”年轻人神采奕奕地答道，“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到您这儿来，我倒也高兴出来走走……清晨这么美妙，一共才四俄里远。我上您那儿——您不在家。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去了，他也正要下地去，我便与他一起走来迎您，真迎上了。这多让人兴奋啊！”

年轻人讲一口纯正的俄语，但总带点外国腔，可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

个国家的音。他的五官有亚洲人的某些特点：长长的鹰钩鼻子，大大的呆滞的鼓眼睛，厚厚的红嘴唇，低洼的前额，乌黑的头发——这一切都显露出东方族裔的特征；可他却说姓潘达列夫斯基，敖德萨是他的故乡，不过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富孀养育成人的，另一位孀妇则给他在政府里找了一个职务。总之，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庇护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他知道怎样去笼络她们，博取她们的欢心。

他现在就作为一个养子或一名食客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他为人很殷勤、有礼貌，多情善感，暗地里却荒淫好色。他有一副好嗓子，弹一手好钢琴，还有和人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的习惯。他打扮得非常整洁，衣服能穿很久不换，他也常常仔细地把自己的宽下巴刮得干干净净，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把他的话说完，才朝弟弟转过身去，说：

“怎么今儿老是碰见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话呢。”

“啊，跟他呀？他坐着车到哪里去吗？”

“是的，你闭着眼睛想想看：赶着辆跑车，打扮得像只麻袋，一身灰尘……他真是个怪人！”

“是啊，或许是有点怪，不过他是个好人。”

“这是说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好像很惊讶地问道。

“是的，是说米哈伊尔·米哈伊里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回答。他又说：“不过，再见吧，姐姐，我该下地去了，人们正在替你种荞麦，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说罢，沃伦采夫就疾驰而去。

“莫大的荣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道，并将胳膊伸给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她向他伸过自己的胳膊，两人就朝着她的庄园走去。好像挽着胳膊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路让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很愉快：他细步走着，满脸堆笑，他那东方人的眼睛甚至都蒙上了一层潮润。不过，这很常见，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经常会感动不已，热泪盈眶，这算不了一回事。挽着一个年轻漂亮、娇滴滴的女人同行，谁会不感到愉快呢？

关于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她是个叫人心爱的女人，整个省区的人可没说错，光是她那笔挺的、微微翘起的小鼻子就能让每一个凡夫俗子神魂颠倒，更不消说起她那天鹅绒般的深黄眼珠，金色的头发，圆圆的双颊上的笑窝，和其他的诸般美丽。但是她身上最美的是她那可爱的脸蛋上的表情：信赖，善良，温和，这表情既动人心魄，

又惹人喜欢。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看起来和笑起来就像个孩子，太太们则觉得她有些过于单纯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么？

“您是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您到我这里来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是她派我来的，”他答道，把俄语的 C 这个音发得像英语的 th 音，“她一定要我来，让我务必请您赏光，今天到她家里晚餐。她们（在说到第三者，特别是说到女士时，潘达列夫斯基无一例外地用复数，以示尊敬）——她们正等着一位新客人到家里去，定要把他介绍给您。”

“这客人是谁？”

“是个叫穆法尔的男爵，是从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官。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前不久在加林公爵那里认识他的，她很称赞他，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教养的青年。男爵先生也对文学有兴趣，或者，最好说……哎哟，多美的蝴蝶！您快看……最好说，是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还想把它送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指正。”

“让她评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

“这是就文体的观点来说，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就文体的观点而言的。我想，您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是行家。茹科夫斯基^①有时还常向她请教，而我的恩人，住在敖德萨^②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罗克索朗·梅季阿罗维奇·克桑德里卡……您知道这个人吧？”

“从没听说过。”

“您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人物？真令人惊讶！我想说，连罗克索朗·梅季阿罗维奇对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知识也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

“那么，这位男爵是位迂夫子么？”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问道。

“绝不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有风度的上流社会的人。谈起贝多芬来，他是那样滔滔不绝，连老公爵都感到很满意……坦率地说，我也会听他讲的：您知道，这可是我的本行。请允许向您献上这朵美丽的野花。”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拿着小花，走了几步，就把它丢在路上了。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评论家。

② 是乌克兰南部一个城市的名称。

现在，离她的家至多只有二百来步，屋子是新建的，新刷的白粉，在老菩提树和槭树的浓荫覆盖下，它的敞亮的大窗户迎着人们露了出来。

“那么，请吩咐怎么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回报，”潘达列夫斯基说，他为刚才送上的鲜花的命运感到悲哀，“您会来赴宴么？她们也请您弟弟同往。”

“好的，我们一定来。娜塔莎最近怎样？”

“非常感谢，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身体很好……可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岔路口了。我这可失陪啦。”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停下来，“你不到我家里坐坐么？”她犹豫不决地问。

“虽然很想去，但我怕回去晚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听听塔尔堡^①的新练习曲：得先准备准备，才能弹得熟练些。还有，说实话，我也怀疑，我跟您这么絮絮叨叨，是不是会叫您不怎么高兴。”

“啊，不……怎么会……”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充满深意地低垂了眼睑。“再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接着便鞠了一躬，开始往回走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转身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向自己家走去。一切的温柔马上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一种自负的，几乎是严峻的表情浮到了他的脸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步态甚至也改变了，如今他步子迈得较大，踏得更重些了。

他走了两俄里左右，随意地舞动着小手杖，突然他又咧嘴笑了：他望见了在路旁有一个年轻的颇有风姿的农女，正在将几只小牛从燕麦地里赶出来。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像只公猫似的小心谨慎地靠近姑娘，和她说起话来。起先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涨红了脸，微微笑着，后来用衣袖遮住嘴巴，转过身去，低声说道：

“走开吧，老爷，真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伸出手指威胁她，叫她替他采几朵矢菊来。

“您要矢车菊干吗？要编花环吗？”姑娘反问道，“好了，走吧，真的……”

“听着，我心爱的小美人，”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刚刚开始说……

“好了，走开吧，”姑娘打断了他，说，“瞧，少爷们走来了。”

① 塔尔堡（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和作曲家。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回过头看了一下。的确，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儿子瓦尼亚和彼佳正从路上跑过来。他们后面走着他们的老师巴西斯托夫，这是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巴西斯托夫是个魁梧的小伙子，长相一般，大鼻子，厚嘴唇，像猪似的小眼睛，总之，其貌不扬，有些笨，可是善良，诚实，直率。他衣着随便，也不理发——倒不是为了时髦，而是因为懒惰；他喜欢吃，喜欢睡，但也喜欢读好书和热烈的谈话，可是心中却憎恶潘达列夫斯基。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孩子们很喜欢巴西斯托夫，而且丝毫不怕他，他跟这家里其余的人也都十分合得来，这一点女主人不太喜欢，尽管她经常自称成见之类对她是不存在的。

“你们好，我可爱的孩子们！”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开口说，“今天你们这会才出来散步呀！而我，”他转向巴西斯托夫补充说，“我老早就出来了，我热爱欣赏自然。”

“我们都看到了，您是怎么欣赏大自然的。”巴西斯托夫小声说着。

“您是实利主义者，天知道刚才您在想什么。我知道您。”

在和巴西斯托夫或者像他这样的人谈话时，潘达列夫斯基很容易激动，此时C这个字母的音也发得很标准，甚至还带有轻微的口哨声。

“怎么，您大概是在跟那女孩子问路吧？”巴西斯托夫说，一边向左右转动着眼睛。他感觉到，潘达列夫斯基此时正直视着他的脸，这让他感到极为不快。

“我再说一次：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利主义者。无论什么事，您都非从俗不可耐的一面去观察不可。”

“孩子们！”巴西斯托夫突然发出口令，“你们看到草地上那棵爆竹柳了吗？我们来看看，谁能最先跑到那里……一！二！三！”

孩子们飞快地向爆竹柳奔去，巴西斯托夫跟在他们后面快速跑去。

“乡下人！”潘达列夫斯基想，“他把这些孩子都宠坏了。十足的庄稼汉！”

于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自鸣得意地向自己那整洁、雅致的身影投上一瞥，用张开的手指在上衣袖上拍了两拍，抖了抖衣领，就朝前走去。回到自己房间后，他便披上一件旧寝衣，满面焦灼地坐在了钢琴前。